

云南省历史学会 编
云南省中国近代史研究会

云南辛亥革命史



云南省历史学会
云南省中国近代史研究会 编

云南辛亥革命史

云南大学出版社

滇新登字07号

云南辛亥革命史

云南省历史学会^编
云南省中国近代史研究会

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校内)

云南师范大学印刷厂印装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5 字数: 300千字

1991年10月第1版 1991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15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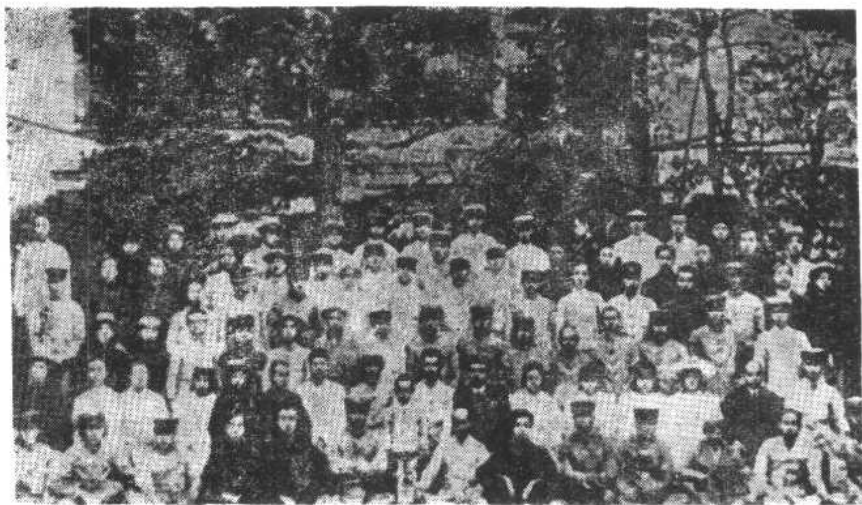
ISBN 7-81025-155-4/K·40 定价: 4.8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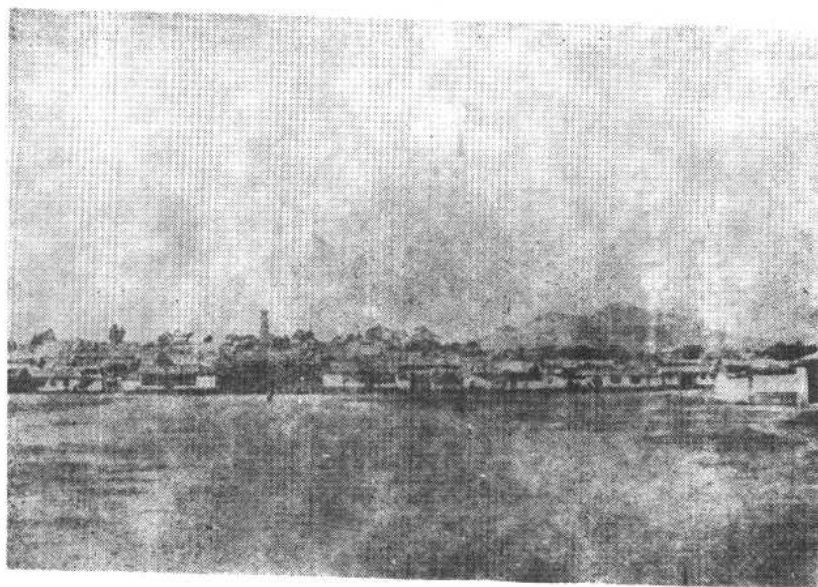
同盟会云南支部创办的
革命刊物——《云南》杂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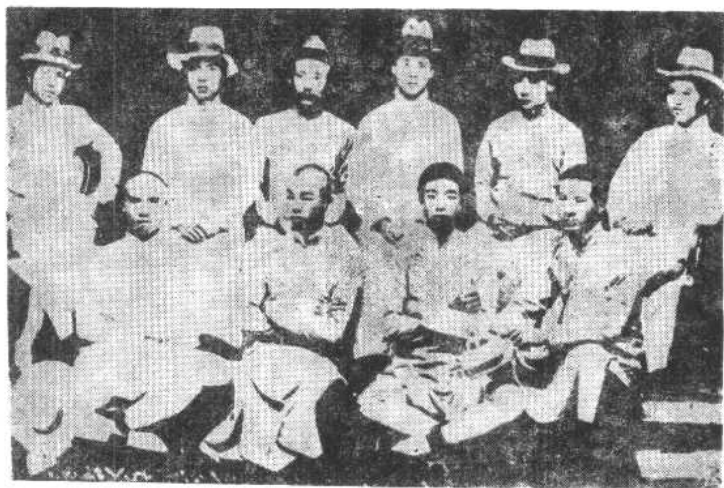
被誉为云南民主革命
第一人的杨振鸿



《云南》杂志发刊纪念摄影



云南辛亥革命的主要据点——云南陆军讲武堂



部分讲武堂学生合影，前排左起第一人为朱德



重九起义领导人之一
云南军都督蔡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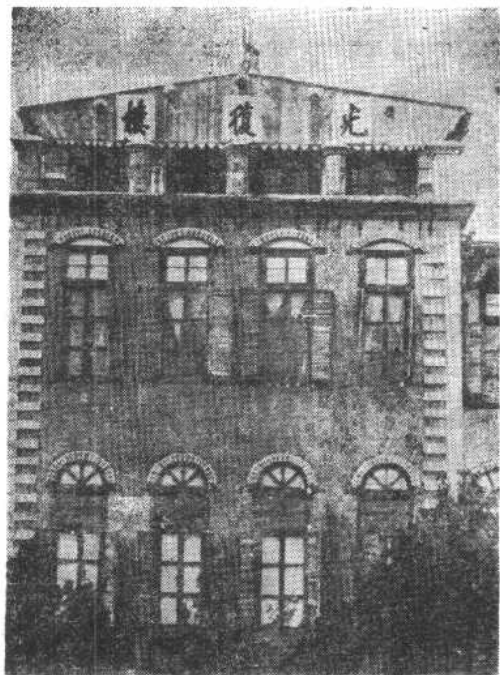
重九起义领导人之一
云南陆军讲武堂总办李根源



腾越起义领导人
滇西军都督张文光



临安起义领导人赵又新



昆明重九起义后建立的云南
军都督府办公楼——光复楼



云南军都督府颁布的
《云南政治公报》

目 录

上编 云南辛亥革命史

第一章	辛亥革命前的云南	(1)
1	帝国主义对云南的侵略	(1)
2	清政府统治下的云南	(8)
3	各族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17)
第二章	民主革命思想在云南的传播	(22)
1	大批云南青年东渡日本留学	(22)
2	同盟会云南支部的建立及其活动	(31)
3	《云南》杂志的创办和民主革命思想在 云南的传播	(41)
第三章	革命运动日益高涨	(53)
1	中国同盟会领导的河口起义	(53)
2	杨振鸿与永昌起义	(60)
第四章	昆明“重九”起义	(67)
1	云南新军与陆军讲武堂	(67)
2	同盟会员从讲武堂进入新军	(76)
3	光辉的“重九”之战	(89)
第五章	全省光复	(103)
1	张文光与腾越起义	(103)
2	大理新军反正及滇西光复	(111)
3	滇西军都督府的撤销	(115)
4	临安新军起义与滇南光复	(121)

第六章	云南军都督府的建立及其改革	(130)
1	云南军都督府的建立	(130)
2	滇军援川、入黔与援藏	(135)
3	云南军都督府的改革措施	(157)
第七章	“二次革命”时期的云南	(166)
1	“二次革命”中的云南都督府	(166)
2	蔡锷入京与唐继尧移督云南	(172)
3	杨春魁起义	(178)
结束语		(187)

下编 辛亥革命在云南论集

试论云南辛亥革命的社会基础	俞 菲	(193)
评清末云南的两种日报	黎 新	(204)
同盟会与云南辛亥起义	马 鸿	(217)
云南陆军讲武堂与昆明重九起义	徐政芸	(228)
辛亥革命时期的蔡锷与唐继尧	力 文	(239)
云南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	李永顺	(249)
重九起义在云南辛亥革命中的历史 作用	郑 汕 李发华	(268)
从辛亥云南光复看资产阶级的革命 性与局限性	晨 光	(277)
辛亥革命、个碧石铁路与滇南经济 的近代化	郭亚非	(298)
辛亥革命时期云南的革命思潮	李 可	(312)
重九起义与云南教育	张 燕	(324)
李根源与云南辛亥革命	张家德 于 斌	(332)

· 文摘 ·

- 云南辛亥起义的革命形势 ……黄正廉 张家德 陆为平 (345)
- 云南军政府的成立及其改革 ……顾金龙 (351)
- 云南军都督府的建设措施 ……饶昆生 (359)
- 李根源在云南都督府军政部
和滇西的改革 ……张巨成 (365)
- 云南辛亥革命对思想文化运动
的贡献 ……杨光民 张敬峰 (668)
- 云南军都督府的公文改革 ……夏强疆 (376)
- 辛亥时期的云南土司 ……吴 强 (381)
- 后记 …… (387)

第一章 辛亥革命前的云南

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一个急剧变化的时期。同全国一样，云南也处在激烈的变化之中。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使云南人民生灵荼炭，以英、法为主的帝国主义列强为把云南变成其殖民地而进行的侵略活动，不仅加重了云南人民的苦难，而且带来了亡国的危险。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造成了近代云南社会错综复杂的矛盾及严重的动荡和不安。为了反抗腐朽统治，挽救民族危亡，云南人民同清朝统治者和帝国主义侵略者进行了英勇不懈的斗争。在内外作用下，近代云南社会内部也开始出现了新的因素，这些新的因素的出现，给广大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注入了新的力量。社会的各种矛盾在发展、在激化，反抗腐朽统治的各种力量在汇聚、在壮大，清政府民心丧尽，败相日显，一场大的社会变革正在酝酿、形成之中。这就是辛亥革命前云南社会的状况。

1 帝国主义对云南的侵略

云南地处边疆，外邻緬、越诸国，内接西南腹地，又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这样一块肥肉，使豺狼垂涎，引起西方列强的觊觎，其中英国与法国表现得尤为突出。这是因为，云南在其图谋的殖民版图中具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英国在东方自吞并印度之后，1831年占领了下缅甸，并把上缅甸纳入了控制范

围，而法国也于60年代初侵占了越南南部，对北部的征服正在进行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对英、法两国来说，占有云南，不仅是占有了一个重要的原料基地，更是占有了一个既可与其在东方的殖民地相联结，又可由此深入中国西南腹地，进而控制长江上游的重要枢纽。所以，在将侵略势力由中国沿海向内地深入的过程中，英法两国都把云南作为一个重要的目标。

英国对云南的图谋，早在鸦片战争前就开始了。1831年，英军大尉斯普莱游历调查缅北回国后，多次上书英政府，提议修通仰光至云南的铁路，联结金沙江以打通长江流域。1875年发生在腾越边区的“马嘉理事件”，是英国对云南采取行动的第一步。这年，由上校军官柏郎率领的一支193人的英国武装探路队，从缅甸出发探测滇缅陆路交通，英国驻华使馆翻译马嘉理受其公使馆派遣，到云南来迎接柏郎入滇。马嘉理一行到了腾越边区后，窥探我边境情形，受到当地军民盘诘，马嘉理蛮横地开枪行凶，被当地军民愤而击毙，迫使探路队退回缅甸。事件发生后，英国政府乘机大作文章，不断向清政府施加压力，于1876年迫使清政府签订了《烟台条约》，取得了由印度赴云南调查五年，察看通商情形，以商订章程等特权。英国在1885年完全征服了缅甸之后，1894年又迫使清政府订立了“滇缅界务商务条款”，规定了部分中缅边界，正式开放滇缅通商，英国领事驻蛮允，以及条约生效后6年之内由缅运滇和由滇运缅货物分别较海关税则减征30%和40%的关税。

在同英国进行的对云南的侵略竞赛中，法国虽然起步于后，却得手在先。自侵占越南南部起，法国就不断以勘察为名，派出所谓的探险队，往来于滇越边界，甚至深入到云南内地，全面地刺探政治、经济、物产、地理、社会情报。1883年，法国完成了对越南的控制，并于次年发动了旨在打开中国

西南门户的中法战争。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尽管法国在越南战场遭受败绩，但仍然得到了它所想要的东西。1885年的《中法会订越南条约》，迫使清政府承认越南为法国的保护国；1886年、1887年的《中法越南边界通商章程》和《中法续议界务商务专约》，规定了开放蒙自、蛮耗为通商口岸，法国在两地派驻领事，法商运货入滇和由滇运货入越，所纳税金分别较沿海口岸减征30%和40%，更规定：“日后若中国因中国南境、西南境之事”而给予他国新的特权时，“法国无庸再议，无不一体照办。”

这些不平等条约的订立，使云南门户洞开，但西方侵略者并不就此满足。进入19世纪90年代后，已完成了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西方列强，扩张领土、争夺殖民地的欲望更为强烈，所以英法两国对云南的侵略也进一步升级。

中日甲午战争后，法国借口“还辽”有功，于1895年强逼清政府签订了《中法续议界务商务专约》。这个条约不仅新增河口为通商口岸，还规定云南在开矿时，须“先向法人商办”，“越南铁路或已成或日后拟添者，彼此议定可向两国商妥，另定办法，接至中国境内”。更严重的是，根据这一条约，普洱府所辖的猛乌、乌得两土司一片纵横数百里的地区，也被割让划归了法国。这样，法国不仅获得了在云南境内开矿、筑路的特权，更从云南强夺了大片领土。眼看法国又获得如此好处，英国也不示弱，借口中国将猛乌、乌得让与法国违背了中英有关条约的规定，威逼清政府于1897年订立条约，将滇西边境所谓“野人山”一部划归英属，猛卯三角地则“永租于英国管辖”，并开放腾越、思茅为通商口岸，英国得派驻领事。此外，英国还获得了滇缅铁路的修筑权。这一来，又刺激了法国，法驻华公使吕班多次大闹清政府总理衙门，要求修筑从越南到昆明的

铁路，甚至以若不应允，必将“自行其事”相胁，态度蛮横，近乎无赖，直到清政府同意方罢休。法国还明目张胆地提出，清政府不得将云南“全部或一部”，“无论永暂，无论租借或以其他名义”“让与他国”。与此同时，英国也强迫清政府宣布，不把包括云南在内的长江流域各省让与他国。在互相争夺的同时，英法两国又互相勾结。1901年，英法在云南合办了隆兴公司，威逼利诱清政府，取得了澄江、临安、开化、云南、楚雄及元江、永北等七府（厅）的开矿权，企图把云南的矿产资源全部攫为己有。

就这样，在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的对中国侵略和瓜分的狂潮中，英、法两国犹如两只早就瞄好了目标的饿狼，把云南视为禁脔，争相下口，不或有让，既互相争抢，又狼狈为奸，表现出了十倍的贪婪和百倍的疯狂。

还应一提的是，在帝国主义对云南的侵略中，一些西方的传教士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他们打着宗教的旗号，执行着“圣经传到哪里，国旗就插到哪里”，“多一个基督徒，就少一个中国人”^①的恶毒计划，对云南进行文化侵略。据记载，早在18世纪初，就有法国的传教士进入了云南。1876年，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在昆明的平政街建立了全省的“总主教堂”，1878年，英国的“内地会”也进入了昆明。从1885年到1900年，仅昆明一地就新增教堂17座，发展教徒约12,000人^②。这些西方传教士，或“往返于昆明、大理、保山、腾冲间”，或“由缅甸进入我怒江、德宏、临沧、思茅等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每到一地，就设立教堂，收徒传教，办学、办医院，凭借不平等条约的庇护，大搞侵略活动。他们刺探情报，充当外国侵略的内

^①昆明市志编纂委员会《昆明市志长篇》卷八第16页。

^②《昆明市志长篇》卷八第7页。

应，通过各种手段大肆收罗信徒，或挟持地方官吏，干预诉讼，或霸占田产，私设公堂，欺压人民，或纠集、包庇、纵容社会上的一些恶势力为非作歹，作奸犯科，成为一支帝国主义侵略的别动队。

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云南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危害。通商口岸的开放和极不正常的低关税税率，为帝国主义向云南倾销商品大开了方便之门。据统计，自1889年蒙自开关到1911年的23年间，从蒙自、思茅、腾越三口进来的洋货总值达9,005万海关两，其中以棉纱、匹头、棉花及棉制品为主，约占总额的40%以上^①，其他为煤油、烟草、人造靛、糖、纸张等。特别是1910年滇越铁路通车后，洋货涌入的势头更为凶猛，“欧美全世界之舶来品无不纷至还(沓)来，炫耀夺目，陈列于市”^②，20余年里洋纱在云南的倾销量增长了4倍多，省城昆明，“从马市口到德胜桥，见了两旁的商店塞满的百货，无非是洋纱、洋油、洋纸、洋匹头、洋酒、纸烟、罐头、洋杂货、洋铜铁器具、玩具等件，应有尽有”^③，市场上，仅英国的香烟就有10多种牌号^④。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又疯狂地掠夺云南的资源。云南输出的货物中，个旧的大锡占了出口价值的80%以上，输出的数量1889年为4,233担，1911年为95,625担，23年间出口量增加了20多倍，总和达1,160,276担^⑤，其他如铅、锌、黄丝、牛羊皮、茶叶、药材等，为数也在不貲。一句话，云南成了以英法为主的帝国主义倾销商品的市场和掠夺原料的基地。

①《新纂云南通志》卷144，商业考二。

②《云南通志稿长编》卷一（工业）。

③万湘激：《云南对外贸易概况》第164页。

④《昆明市志长编》卷七第36页。

⑤根据《新纂云南通志》卷144商业考二统计。

法国于1903年在云南动工修建滇越铁路，历7年建成通车。铁路由越南海防经河内达云南昆明，全长848公里，其中滇段部分由河口至昆明，长464公里。在修建铁路中，法国先后从本省及其他省分招募了民工30余万人，由于环境恶劣，施工条件艰苦，加上法国殖民者的非人虐待，缺乏起码的劳动保护，因伤病死亡者竟达18万余人，当时人传言滇越铁路是“一根枕木一条命”^①。从此，滇越铁路就如同一条盘踞云南腹心的毒蛇，吮吸着云南人民的血汗，相当一部分省内的运输和几乎全部的对外贸易运输权操法人之手。此外，1904年法国东方汇理银行在蒙自设立分行，紧接着不顾云南地方当局的反对，在昆明设立了办事处。在修筑滇越铁路时，法国殖民者强迫工人接受越币、法币作为工资，使得法越货币开始大量流入云南。滇越铁路通车运行后，又规定车票及货运付款结算必须用法币，或者按东方汇理银行规定的价格换算，以此逐步控制云南的金融业。再加上云南的海关、邮政等重要部门也为英、法所把持，使得帝国主义对云南的侵略更是有如探囊。

这样一来的结果，政治上，各种主权的丧失，导致了云南的日益沉沦，特别是1910年12月发生的英帝国主义悍然出动军队2千余人，武装占领滇西北要塞片马各寨的事件，更是造成了有家不保、有土难守的严重危机。经济上，一是造成了云南在对外贸易中的巨大逆差。据统计，从1889年到1911年，云南在对外贸易中的逆差总额达2370万海关两^②。这意味着相当于云南全省近8年财政收入的巨额财富被帝国主义所掠走^③。由

①《昆明铁路局解放前工运史》第14、23页，昆明铁路局工运史编写组1985年编印。

②根据《新纂云南通志》卷144商业考二统计。

③据有关记载，清末时全省岁入为银300万两。

此带来的云南人民的贫困自不待言。二是对云南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大量的洋货进入云南后，以其机制和廉价的优势，迅速冲垮了本省的土货，很多土货被洋货取代，一些传统行业很快走向衰落。有关这方面的记载比比皆是：纺织业，土纱被洋纱取代，新兴、河西等地改用洋纱织布，到辛亥革命前数年，“几有衣被全省之势”^①；滇南地区，原来“妇女无论汉夷，素勤纺织，绝不仰赖外来布匹”，但“自洋纱充斥，渐有改而之他，另图别业者”^②；“本省附近地方，及省蒙适中之通海所出产之烟叶，……因纸烟进口渐多，被其夺夺”^③；由于洋面、洋冰糖、白沙糖和洋纸的进入，“不久就夺占了土面、土糖、土纸的大部市场”^④。榨油业因“关外油进省”，“洋油充销”而“生意滞塞”，“困难至极”。^⑤

在洋货大量涌入及随之而引起的社会结构变化的冲击下，原来与小生产紧密结合的家庭手工生产和行会手工业明显地趋于破落和解体，大批自给自足的农民和小生产者被从传统的生产方式中抛出来，他们对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大潮既无法抗拒，又无所适从，或手艺荒废，流落无着，或在从属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商品化漩涡中沉没，陷入悲惨的境地。如思普九龙江一带，原是出产著名的普洱茶的产区，但自19世纪80年代后，因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无法与后起的印度、锡兰茶相竞争而生产日趋停滞，大批茶农无法再专赖产茶为生，造成了茶农离散，茶山荒废的惨景。这一切使得云南社会处于激烈的动荡不安之中，民族矛盾日趋激化。

①《云南地志》（上）第5页，1905年出版。

②《普防巡阅使庚恩劄条陈》，转见《滇录》第169页。

③《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481页，转见《昆明市志长编》卷七第39页。

④、⑤《昆明市志长编》卷七第40页、44页。